

故乡的米粉

有句诗，是我的一位同省老乡写的，南城人，在我的家乡那儿也还算有名，“舌尖上的米粉，肝尖上的爹娘；山尖上的遥望，心尖上的故乡。”

说到米粉，大部分人肯定会首先想到桂林米粉、黎平米粉、云南米线等闻名国内外的品种，可一提江西米粉，估摸着就会有些迷惑不解了，“什么？你们江西人居然还整米粉？”是我对朋友提起江西米粉时得到的最多的反馈。每每抱怨江西米粉怎么这么“不争气”，却总也带着些许小庆幸。如此佳肴，只为江西人所独享，要是传到外省，怕不是又要发展出什么当地人所“偏好”的奇怪口味，大跌我们江西人的眼镜了。

虽然不如其他地方的米粉那样闻名四海，但是身处他乡，最能勾起我的乡愁的，还是那碗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和青春的江西米粉。

江西的米粉，可谓是种类繁多，南昌拌粉、萍乡炒粉、景德镇冷粉、抚州泡粉，每个品种都有每个品种的特色。南昌拌粉比较重口味，剁椒、花生米、萝卜丁、酱油、葱花等演奏着属于南昌拌粉的调味交响曲，再搭配上南昌著名的瓦罐汤，实属英雄城之一绝；萍乡炒粉则侧重火候的把控，浸过热水的米粉与油锅翻炒结合，出锅时便捎着一口“锅气”，吃进口中带着米的醇香和爆炒的煎炸味道，乃是萍乡街头巷尾的当家花旦；景德镇冷粉则不同于一般的江西米粉，其粉条更粗，且制作简单，口味独特。在景德镇人看来，做瓷器不过是养家之道，食冷粉才是生活之根本，简简单单，却又不失风味；而抚州泡粉之精髓，便是那泡粉的高汤。泡浸的过程中，粉条贪婪地吸收着锅中的汤汁，鸭汤、筒骨汤、羊汤、牛骨汤，不同的高汤泡出来的粉风味都大不相同，若要想尝遍抚州城内所有口味的泡粉，可得要花上好长一段时间，甚至连我这个本地人也不曾尝尽，不是不喜欢，只是懒得跑那么远罢了。

读中学时，早自习在7点20开始，有时老师为了多讲几道题，甚至会提前到7点，家里却离学校离得蛮远，为了贪图那寥寥十几分钟的睡眠，便总是早饭也不吃就匆匆跑出家门往学校奔去了。不吃早饭，学习起来却又总是饿得慌，于是二十分钟的大课间去校外的粉店嗦粉便成了属于我中学生涯的独家记忆。那粉店总是很小的店，一个厨房、十几副桌椅，朴素、干净、却生意兴隆。店内店外总能坐着不少人，有不少像我一样来吃早饭的学生、也有附近刚晨练结束袒胸露

背的老头、还有带着年幼的子女出来嗦粉的父母，小朋友年纪尚小，还未领略过江西米粉之精髓，也是该带他们出来沾染沾染“粉气”。厨师在厨房里忙活，前阵子还在锅里炒着粉，下一秒又跑到盆前拌粉去了，没过一会儿又去桶里看看刚丢进汤里泡着的粉，看似忙手忙脚，实则乱中有序，而食客们则坐在桌前，静静地欣赏着厨师所献上的表演，脑子里想着的估计是现在正做着这碗粉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罢。

一般来说，做好的粉是不会主动送到你面前的，得自己去厨师那儿端来，端粉回桌的过程也别有一番滋味。端着热气腾腾的碗，走回桌位的过程都显得漫长，恨不得直接抄起筷子，开始舌尖味蕾与纤细米粉的美妙交融。待端粉回到座位，真正的好戏才刚开始。这时，懂行的食客应去一旁的碗中打上一碗小菜，免费的，萝卜干、凉拌海带还是花生米则看你个人喜好，我好咸口，便常选择萝卜干，吃上一口咸水爆开，作一道开胃小菜再合适不过了。准备工作就绪，便可端坐于桌前，先用筷子将粉搅开，然后挑起一筷子米粉，“滋溜”一声一大口下肚，一曲五线谱就在舌尖上弹唱，伴随着小菜“咯吱咯吱”的脆响，便又是美好一天的开始。

在粉店嗦粉，看看桌上摆的货色，其实也能看出嗦粉人的三六九等。低级一点的，一碗粉，一碟小菜，就这么将就着吃，倒也还不错；再高级一点，便会选择加个鸡蛋油条，再配上一小碗猪杂牛杂，味蕾的体验开始逐渐丰富；而更高级的花样可就多了，鸡蛋油条那是必不可少，猪杂牛杂小碗吃着也不够过瘾，必须得是大碗。若吃的是汤粉，筒骨则一定是必不可少的狠角。吃筒骨的办法一般都原始狂野，不需筷子不用手套，直接上手捻着，蘸蘸粉汤，对着骨头上摇摇欲坠的肉直接大口吸食，连吸附在骨头上的肉筋也不放过。待整块骨头啃得光亮，再将粉汤灌入骨洞之中，插入吸管，把里面的骨髓给吮吸得干干净净，不但净口，而且解腻，作为嗦粉过程的收尾可是再合适不过了。

像我这样的学生们，一般都属于比较低等的那一群人，一碗粉一碟小菜，最多再加一个蛋，一顿早饭便这么过去了，猪杂牛杂属实奢侈，而筒骨就更是想都不敢想，只能摸着瘦削憔悴的钱包，干望着流口水。而晨练大爷则会稍高一级，可能是过惯了苦日子，明明脚踩阿迪的跑鞋，却不肯在嗦粉这一要事上多花一点钱，一般都是一碗粉一个蛋配上一小碗猪牛杂，吃着津津有味，也算是“嗦粉中

产阶级”的标配，每当被老板问到加不加根筒子骨时，则总是以“够吃、没必要”为理由回拒掉了。而好日子则永远属于那些和父母一起出来嗦粉的孩子们，孩子们总期盼着能在父母身上薅点羊毛，而父母们也不想在孩子面前束手束脚，显得小气，于是乎，两边就这样一拍即合，桌上的货色永远都是满满当当，专属于粉店的各种好物一应俱全，孩子吃得开心，父母看着也开心，而被馋着的，便总是我们这群在一旁干瞪着眼的学生们，有时这种奢华场景也会迎来大爷们的冷眼，嘴里嘟囔着“吃个早饭而已，何必如此大动干戈”之类的话，却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了。

而如今，在外地读大学了，一日不食故乡的米粉，心中便甚是思念。本想着在学校吃碗桂林米粉解解馋，却总觉着不是那个滋味。有时乡愁就是如此简单，不需多么高深，也不用多么复杂，一碗米粉，一段记忆，便是乡愁。曹操曾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对我来说，何以解乡愁，可能便是吃一碗故乡的米粉，回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罢。

专题：食

CST 程仕杰 1930026019

中国文化与历史八班